父親的手提箱

受難者：詹登貴
訪談對象：詹登貴之子，詹正義
訪談時間：2014 年 3 月 9 日
訪談地點：獅子鄉自宅

詹登貴小檔案
1947 年　出生於屏東縣獅子鄉排灣族聚落
1974 年　捲入山地獨立運動組織運動，被判刑五年
2006 年　出獄後鬱鬱寡歡而辭世

1950 至 1970 年期間，一股肅殺之氣撲向島嶼的四面八方。連原本在山林裡的原住民，都無可奈何地成為事件裡的主角。像是鄒族的知名音樂家高一生，就被當局指控「窩藏匪諜」及「貪污」等罪名，在 1954 年不幸被逮捕槍決。

屏東縣排灣族、魯凱族原住民，個性溫和，極少聽聞被捲入白色恐怖事件中。只是深藏在山林深處裡的悲歌，如果不去追尋，這些苦難的足跡，恐怕將被時光之沙覆沒。

這次，我們彷彿聽到山神的指引，前去遙遠的原住民聚落，聆聽歲月疾駛而過時，所留下的悲傷過往。

撿拾父親的往事及骨駭

那天來到獅子鄉南世村時，街巷安寧平靜，只有幾個原住民朋友，坐在小雜貨店前，默默喝著他們的小米酒，偶爾抬頭看著藍天裡的幾片浮雲，飄來盪去。

當年被捲入原住民獨立運動的詹登貴，兒子詹正義的家在南世村裡，我們在一個又一個轉彎的山林小巷裡尋找，直到碰到詹正義的好友，他剛好騎著機車要回家，他看到我們就阿莎力地說，「來，我帶你們去！」原來他下山要買些啤酒，準備到山上幫忙整理詹正義父親的墳地。



詹正義提到父親時，總是難掩臉上的落寞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他的機車在窄小的街巷裡，又轉了一個大轉彎，並且在一排房子前停了下來。「這裡就是詹正義的家！他應該馬上就回來了」。然後，他的機車消失在遠處道路上。等了一會兒，一個壯碩的漢子騎機車從遠處疾駛而來，他的左手看似受過重傷，手腕以下被切除。

他就是詹登貴之子詹正義，他有著一般排灣族少見的高大身材。他說，父親即將過世滿

十年，近十年前他們埋葬了父親，今天剛好到山上幫父親撿骨，想到和我約好訪談，留下妻子和朋友在山上整理墓地，他趕緊下山。

說到這裡，他粗獷的臉上，彷若有些龐大的哀傷，想化成淚水，卻無法馬上滴落下來。他說，父親出獄後回來，一直鬱鬱寡歡，他和父親沒有共同的話題，兩人沒有說太多的話。說到父親的事，父親過世前，有個常帶在身旁的皮箱，裝滿了他一生裡所有的文件，他幫父親好好地收藏了起來。

手提箱裡的秘密

詹正義走進了房子，不一會兒功夫，他拎了一只沉甸甸的皮箱，率性地把它放在桌上。皮箱裡塞滿了父親詹登貴的照片、信封和文件，一個人的一生，就這樣不見天日地隱藏在箱子多年，它應該是很想念外面暖和的陽光吧！

詹正義以平緩的語調，與陳舊的行李箱一同靜靜地訴說父親的故事。那是一樁藏隱在山林深處，以及他們家族心底多年的悲痛往事……

父親詹登貴出身獅子鄉內獅村排灣族的大家族。詹正義說，他記得父親和他們說過，家族的祖先原本姓楊，但日本人來了之後，又將家族一部分的人改姓詹，這或許是日本人要分裂原住民的伎倆，在那個時代，他們沒有抵抗日本人的本錢。

國民政府來臺，詹登貴家族受到政府大力栽培。哥哥詹順和從高雄醫學院山地班畢業，接著在春日衛生所工作，是當地十分受到各

界敬重的醫師。詹登貴則一路在軍中發展，最後官拜陸軍少尉輔導長，原本兩兄弟的前景十分看好。

沒有人想到，命運卻在 1970 年代，開始無情地擺弄詹家兄弟。詹登貴因為身體狀況不佳，經過幾番爭取，他獲准停役返鄉。由於他早在高中時就已加入國民黨，算是資深黨員，他從軍中退下來後，黨部伸出援手協助，讓他順利回到故鄉，擔任村幹事一職。

然而，一件遠在花蓮的山地獨立運動組織案，卻將詹登貴牽扯了進去。那時花蓮原住民呂文華、呂文成兄弟等人，被政府指控密謀成立山地獨立運動組織，打算建立山地獨立政府。而詹登貴在軍中

詹正義父親的手提箱，如今已覆滿塵灰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

服役時，剛好認識這些人，因而掉入那無可脫逃的命運漩渦。

詹正義回憶說，其實根據父親後來的說法，父親根本也沒做什麼，只是在廁所裡寫些對政府不滿的字眼，就被人家檢舉，再加上在軍中認識同案的人，被情治單位連接成所謂的山地獨立組織。呂氏兄弟後來被判刑十四、十二年，父親則判刑五年，褫奪公權二年。

1974 年 12 月 16 日，27 歲的詹登貴被逮捕時，兒子詹正義才剛出生哇哇墜地。這個小男孩的誕生，並沒有為這個家族帶來太大的喜悅，因為詹登貴捲入敏感的原住民獨立運動事件。他被逮捕時，彷彿從人間蒸發，讓家人非常著急。這對詹家如同一道晴天霹靂，將整個家族劈碎成千片萬片。

詹登貴的太太受到如此沉重打擊，從此離開詹家不再回頭。阿嬤只好帶著剛出生的詹正義，從老家內獅村搬到了現今的南世村。最令詹登貴難過的是，大哥詹順和因為萬分擔心他的事，一病不起，最後離開人世，如此家庭及個人人生的雙重打擊，讓他萬念俱灰。

藏隱在山林裡的悲痛

詹正義從父親的手提箱裡，找出一封父親親筆書寫的自傳，他的字體工整，記錄一生的點點滴滴。當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改變他人生的冤獄事件，他都一五一十地寫下過程，以及當時大起大落的心情感受，讓人數十年之後讀來仍萬分鼻酸。

他的字裡行間充滿無奈與悲痛，其中對於自己飽受黨國栽培，卻捲入這樣的組織事件，充滿悔恨及自責。他如此寫道：「我們原住



手提箱裡面藏有許多文件，彷彿是父親一生的縮影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

民的生活，都完全依靠政府的德政協助之下，才達到目前的生活水準，哪有心性製造所謂的山地獨立組織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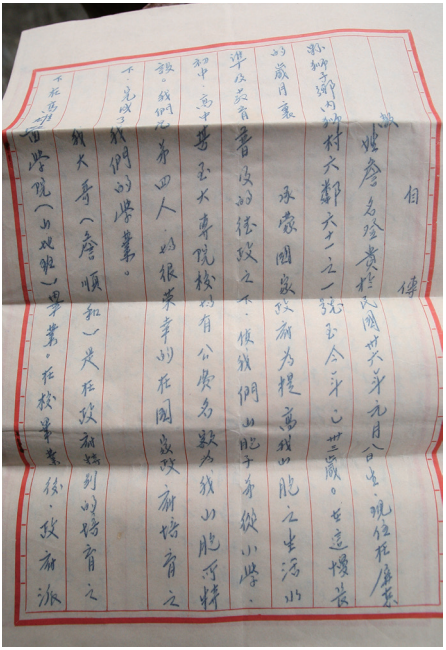
詹登貴走入暗黑的牢房後，剛好適逢蔣中正過世，政府實施特赦，他的刑期從原先的五年，減刑三分之一，關了三年四個月之後，他在 1978 年 4 月 16 日，再度返回社會。只是回到故鄉的他，再也不是那個以往充滿熱情的他，有關他過去的一切，似乎全數被摧毀，整個家流離失所，太太離開了，只剩四歲大的兒子詹正義和母親，還在他身旁守護著他。

詹正義回憶，出獄後的父親，早已喪失鬥志，整個人自暴自棄。除了去田園裡打工耕種之外，就是一個人坐在椅子上，獨自凝望澄藍的天空，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或許美好的過往只能回憶，無法再回到現實裡。

詹正義心想，父親的一生，當年就如此被摧毀了，在他 2006 年過世時，應該是鬱鬱寡歡了二十多年，最終帶著悔恨的心離開人世。

回憶父親的方法

對於詹正義來說，他的名字為何有「正義」兩字？是否父親希望他長大後，以自己的案件為前車之鑑，幫助更多的人爭取正義。個頭高大的他，說到這個問題，卻靦腆地笑了笑：「我不太清楚哩！」而個性單純的他，只知自己的排灣族名字叫「吉吾」，父親則叫「吾拉」，漢族的名字只是叫給平地人聽的，他們在私底下，還是多半以排灣族名相稱。




詹登貴親筆寫的自傳（左）以及在軍中時的照片（右）。（詹正義／提供）

詹正義的一生，和父親一樣充滿坎坷。從小母親就離家出走，他被阿嬤一手帶大，看到父親總是那麼憂鬱，家境不再那麼富裕，讓他了解到人生所有的一切，都必須靠自己的雙手打拚。

讀完國中後，他就在外面奔波工作，左手便是在臺電工作時，不小心碰觸高壓電而斷肢，對生性樂觀的他來說，只要有困難都可以努力克服。如今詹正義娶了個能幹的大陸籍太太，有個就讀小學一年級的可愛女兒，家庭生活和樂融融。他希望在天上的父親，能夠保佑他們全家人。

或許冥冥之中注定，在這麼有紀念性的一天，父親過世十週年的紀念日，全家人正在山上為父親撿骨時，剛好我們來訪問，彷彿上天透露父親隱藏在山林裡的往事，即將被挖掘出來。

詹正義心想，也許只有這樣才能紀念父親冤屈不平的一生。最末，我們離去前，他把父親所有留下的書信及資料，全部收回箱子裡默默地拿回房子，擺放在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，那個永遠無法遺忘的記憶一角。

父親的手提箱，正是詹正義回憶父親的重要儀式。

有一天，他會把手提箱交給女兒，希望女兒有朝一日，也能傳給她的下一代……



詹正義當了父親之後，才知道父親的苦楚。（許清河／攝影）